

现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新书分享会：
阅读如人生，不是目的，是过程

□王若凡

9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学者、翻译家刘文飞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宗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一起,围绕俄罗斯文学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与复调艺术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谈。

刘文飞是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翻译领域的杰出学者,于去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其新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名家讲经典”丛书。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

活动伊始,韩敬群便抛出了核心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俄罗斯文学?他提到,当下外国文学阅读中,黑塞、伍尔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作家尤其受到中国读者追捧,他们的作品都有些艰涩,却依然吸引大量年轻读者。他因此对中国读者的阅读水平满怀尊敬:“大家能够看到世界文学的好,而不仅仅是从娱乐的角度、消遣的角度来读。中国读者对于好的文化、好的文学的吸收,体现了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刘文飞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学读者,因为中国读者最爱读的几位外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都是各语种中最具现代性的经典作家,“现代性意味着对生活存疑,作品具有高度包容性,不能简单得出是非”。在刘文飞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核心的启示在于:“人”是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无法解开,但解与不解,人生的质量截然不同。在这个认知层面,中国读者是走在前面的。这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民族历经的苦难之多,使中国人格外清醒。而这种清醒,加上对存在真谛的追问以及不愿盲从他人思想的独立姿态,最终会让中国读者不约而同地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

王宗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思索了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根基的同时吸收外来有益成果,这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

的现代性,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并未因时代变迁而失效。今天,我们可能不仅受到‘理性’的限制,更可能被人工智能算法所框定、所异化。这些问题都在俄国文学中探讨过,所以我们读起来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一话题也引发了现场读者关于文学在科技时代的处境的提问。刘文飞认为,科技让人趋同,而文学使人存异。“在AI时代,文学能让你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就是其存在的意义。”韩敬群则引用罗素“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和苏轼“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的观点,提出科学是让万变成一,而文学则把一变成万。“科学在不断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它未必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增加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科学和文学在不同的轨道上解决人类不同的问题。”

人,拥有不能被穷尽的可能性

韩敬群在讨论中提到,刘文飞在书中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小说定义为“思想小说”,而“在小说里面谈思想、谈信仰、谈救赎、谈宗教,从一般的文学角度来说是很危险的事”。他引用中国传统文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指出中国文学更多讲究意境,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强大思想的压迫力和震撼力,别有一番魅力”。

刘文飞解释道,“思想小说”并非指作品中充满哲学神学,而是苏联文艺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的一个体裁概念,相当于英语中的Ideological novel(思想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有多少个主要人物就有多少个思想,恩格尔哈特对此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每个人物都是‘行走的思想’。”他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指出卡拉马佐夫家的五个人是五种世界观、五种存在方式。恩格尔哈特在此意义上称其小说为思想小说,但读者绝不会觉得枯燥,也不会觉得主题先行。

王宗琥认为,这不仅内容是层面的问题,更是艺术形式的伟大创新,即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传统作家像托尔斯泰,是作品的上帝,决定

英国作家石黑直美《逃生路线》：

对出口的寻找从这里开始

□贾真

“也许‘未知’能提供一条逃生路线,让他逃离一年四季重复不变的生活,逃离四面八方都是绵羊的环境。”在《剪羊毛的时节》中,“逃生路线”第一次明确出现在小说集《逃生路线》的中部。此时,它还只是小男孩杰米脑海中的一种设想——农场之外或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使他摆脱眼前循环往复的生活。

“她睁大了双眼,从开着的窗户那儿寻找逃生路线……她感受到肩胛骨长出一些奇怪的肌肉和雏毛,是真的吗?”小说集后部的《平屋顶》中,“逃生路线”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它不再只是一个关于远方的念头,而仿佛化为主人公安妮身体里的冲动,在鸟群的陪伴下试图走出悲伤与失落,却也正在脱离原有的身体和生活。

两处文字一前一后,恰似整部小说集的缩影。“逃生”若隐若现于现实与幻想的交界,从一种朦胧的可能,渐渐逼近一次代价未明的选择。当“逃生路线”四个字落在书名上,两次短暂的显影便越出各自的篇章,在全书延展为一条隐秘的脉络——人能否离开既有生活?离开是否等于自由?离开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2020年,英国作家石黑直美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逃生路线》,将这些问题藏进九个奇异而日常的故事中。各篇相互独立又彼此映照,童话与奇幻构成她触及这些主题的重要方式。《卫报》在新书出版之际刊发专访,追溯作品从童话世界汲取的灵感;《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价其“笔调迷人、奇趣盎然”,展现出了对想象而非粗粭写实的偏爱。至于《先驱报》所形容的“潜伏在边缘”,则点出了书中奇幻最特别的存在方式:它不是一个与现实截然分开的世界,而是一种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可能”与“气息”。在日常与奇幻交错的缝隙里,人物往往停在将走未走之际。某些声音隐约回响,原本无形的边界渐渐显露,对出口的寻找也从这里开始。

那些无法逃离的声音

一条逃生路线总要有一个起点。对石黑直美笔下的人物而言,这个起点不是立即找到一扇门,而是隐约意识到,自己正被某种力量留在原地。这种力量看不见,也很难说清,只在反复回旋的念头与欲言又止的话语中留下痕迹。人物面前没有真正的高墙,却受困于那些早已进入内心的声音与秩序。

在小说集《逃生路线》的开篇故事《巫师》中,成年的主人公早已脱离童年,父亲却始终以



石黑直美

一种内化的声音留在他的脑海里。当他面对心仪的女人和可能改变生活的机会时,最初浮现的不是自己的愿望,而是想象中父亲的贬低:“儿子,因为你成天游手好闲,就算机会到来,你也把握不住。”父亲不在现场,仍在替他判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该做。久而久之,他也习惯用父亲的目光审视自己,再难辨认哪些想法真正属于自己。

在《心病》中,这种难以摆脱的内在困境化为一连串没有答案的追问。主人公不断转向读者:“不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在认真听吧?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要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根本不可能找到解药或治疗方案。”这是一种更深的无力。他已然觉察到痛苦,却无法说明它的来源。他渴望被理解,又怀疑自己的话能否真正抵达别人。一次次追问没有带来答案,反而使他愈被困在自己的声音里。

石黑直美笔下的牢笼很少具有明确的边界。父辈留下的评价,无法向他人说明的焦虑,



都悄然改变着人物看待自己的方式。他们隐约察觉生活出了问题,却说不清问题是什么,出口也因此迟迟没有出现。那些困住他们的,已经成为塑造人物认识自己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当不可言说之物获得形状

那些说不清的感受,常常借由突兀甚至荒诞的事物浮出日常生活。石黑直美没有急于解释人物的心理,而是放进一只玩具熊、一个名为“未知”的漩涡,以及一群盘旋在屋顶上的鸟等,让无形的情绪慢慢显出轮廓。

《熊》中的巨大玩具熊让婚姻里的隔阂有了形状。它占据房间,介入夫妻的生活,也引起丈夫越来越强烈的不安。他不断追问自己为何如此厌恶这只熊,却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答案。问题显然不只在熊本身,而在于丈夫无法进入妻子的精神世界,也无法理解她对熊的依赖。熊不是造成婚姻裂痕的凶手,而是裂痕获得的形状。可当问题终于显现,两人仍然说不出真正想说的话。

《剪羊毛的时节》中的“未知”则更像一扇可能打开的门。对生活在农场、渴望成为宇航员的杰米而言,宇宙和未来原本遥不可及。小说让“未知”以漩涡和图画的形式闯入他的生活,抽象的远方似乎忽然可以被凝视、靠近,甚至进



活动现场

是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作品读;四是视为情节离奇的纯小说来读。此外,还有巴赫金的“复调”、恩格尔哈特的“思想小说”、伊万诺夫的“悲剧小说”以及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等解读方式。而在翻译《死屋手记》的过程中,刘文飞又发现了三种新的读法:从音乐的角度读,《死屋手记》是一部交响乐,明暗色调彼此交织和过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堡工程学院学制图专业,因而也可以从绘画的角度读;从戏剧的角度读,《死屋手记》中犯人排戏的场面写得精彩纷呈,极具戏剧张力。“从绘画、音乐、戏剧的角度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没准又能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王宗琥则补充了另一种读法:读刘文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看研究者如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特别赞赏刘文飞的散文笔法,认为这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更多是诗性的、灵性的、感悟式的,“以美文评美文,可能比理性的实证学术文章更加能够触及一个作家的创作本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不仅

“你最后会找到自己的读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书名中的“读法”一词,刘文飞坦言是“借来的”。他曾翻译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其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四种读法:一是从现实小说的角度读;二是将其看作“新基督教”文本,从宗教角度读;三

人。杰米没有因此得到一张明确的人生地图,只是第一次发现,未知并不只有迷失和危险,眼前的生活也并非全部。当他把混沌画在纸上,一个无处安放梦想也隐约有了方向。

到了《平屋顶》,鸟又赋予“离开”更轻盈的形态。它们飞离屋顶,穿过城市上空,不受地面道路和人为边界的限制。对沉浸在悲伤中的安妮而言,鸟群既是陪伴,也展示着一种她尚未拥有的生活。它们日日落在屋顶上,窗户也随之显露出通往别处的可能。

在她的小说中,奇幻并未把人物从现实中带走,反而使他们第一次看清现实。只是这些事物始终留有阴影:熊让隔阂无处隐藏,漩涡既是远方也可能将人吞没,飞翔则可能以失去原有的一切为代价。出口已经显现,无人知道它通向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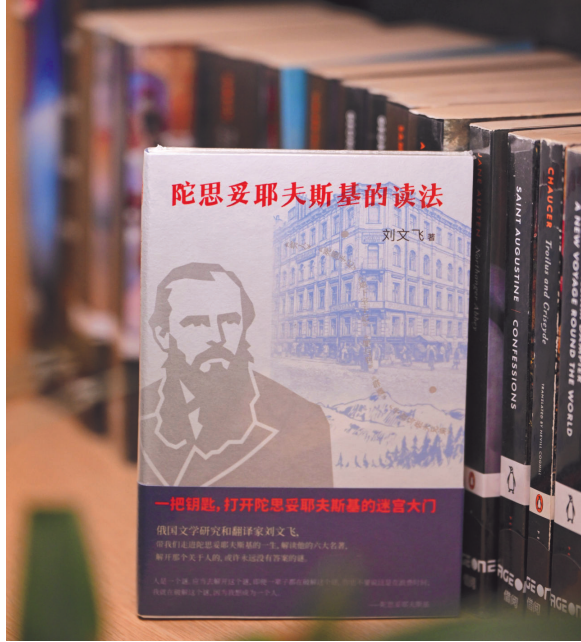
出口之外并非答案

在她的笔下,主人公逐渐明白察觉到束缚并不意味着能够挣脱。有人停在边界之前,也有人试着换一种方式继续生活。

《加速I》中,主人公改变了“逃离”的方向。主人公被城市效率、工作压力和亲密关系层层挤压,一度试图以不断“加速”的方式摆脱生活,却在奔跑中越来越远离自己。直到自然景象和“惊鸟群飞”打破城市既定的节奏,他才短暂停下,重新拨通与伴侣之间的联系。这通电话不是问题的答案,只表明他不再一味向前奔逃。对他而言,逃生未必必要远走,也可以是停止被原有节奏裹挟,在混乱中重新作出选择。

《平屋顶》则把越界推向了更极端的远方。安妮从鸟群身上看到飞翔的可能,最终也感到自己的肩胛骨长出了肌肉和雏毛。此前停在屋顶上的鸟,在这一刻仿佛进入她的身体。她似乎终于可以离开原来的房间、身份和悲伤,获得鸟一般轻盈的自由。然而,故事留下的并不是解脱的喜悦,而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不安。石黑直美没有说明安妮的变化究竟是真实的新生、悲伤中的幻想,还是一次接近死亡自我放弃。如果彻底的自由意味着斩断所有关系,甚至以舍弃人的身体和身份为代价,它是否仍然值得向往?安妮似乎找到了全书最清晰的出口,却也可能正走向最无法返回的地方。

由此,《逃生路线》并未沿着“逃离失败—找到方向—成功逃离”的道路展开。人物面对的是彼此不同的选择:停留未必只是怯懦,离开也



可以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思想与创作,也能从侧面了解19世纪俄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这本书是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非常好的导论。”

“这本书的题目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其实还不如改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读法》,因为文学阅读是没有标准方式的。我们只是给你一种启示,你最后会找到自己的读法。”刘文飞补充道。他建议不要把“读法”看成数学答案,而是看成生物学上的进程,因为,“阅读跟人生一样,它不是目的,是过程”。

本场活动是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线上直播同样反响热烈,共有26万余人次在线观看,许多读者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乃至为什么要读文学、为什么要阅读?或许这场活动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作者系图书编辑)

一把钥匙,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宫大门

“一把钥匙,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宫大门”——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的副标题。刘文飞在书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这本书就是打开这个迷宫的钥匙。刘文飞在书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这本书就是打开这个迷宫的钥匙。

“一把钥匙,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宫大门”——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法》的副标题。刘文飞在书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这本书就是打开这个迷宫的钥匙。

离开之后,我们如何继续生活？

当其他篇章仍在个人生活中寻找出口时,贯穿全书的《捕鼠人》作为隐藏的一条暗线,将目光投向了更远处:当年轻人试图挣脱父辈的影响,又该如何面对上一代留下的世界?

这篇带有童话与寓言色彩的故事被拆分为三部分,穿插于小说集中。捕鼠人受命进入一个鼠患蔓延、宫殿腐朽的王国,却从捕捉猎物的变成了更大陷阱中的一员。随着故事推进,寻找出口的愿望,也渐渐与一个年轻国王的成长交叠在一起。

故事结尾,新国王烧掉父亲的尸体,试图摆脱父亲对自己行为和判断的持续影响。这一行动与《巫师》中挥之不去的父亲声音遥相呼应,但并未带来轻松的自由。当旧国王的阴影消失,他必须形成自己的判断,也必须接过治理混乱王国的责任。于是,“逃生”有了另一层含义:它不只是把一切留在身后,有时恰恰意味着停止逃避。成长既是挣脱别人规定的道路,也是为挣脱之后的生活负责,旧秩序已经腐朽,年轻人却不能永远站在废墟之外。

这或许也是石黑直美总把故事停在将走未走、似变未变之处的原因。出口只能通向另一种可能,无法替人物解决出口之后的问题。跨过边界或许只需要一瞬,面对随之而来的失去、责任与未知,却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逃生路线》真正关心的,不只是“人怎样逃走”,而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离开原来的生活。出口可能藏在远方、自然和幻想中,也可能只是一次交谈、一通电话,或对内心困境的第一次承认。它不是作者交到读者手中的现成地图,而是人物重新观看生活的时刻。当一个人终于发现眼前并非生活的全部,他才真正来到选择的起点。

至于边界之外究竟是什么,石黑直美没有回答。她只是让人看见,出口可能带来新生,也可能把人引向另一个陷阱,逃离可以意味着摆脱或是承担。在陷阱与自由之间,从来不存在一条毫无代价的道路。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